



## 说《马介甫》

《聊斋志异》卷四《马介甫》，卷五《江城》、《邵女》等“悍妇”系列的篇章，无一不诉说着所谓“附骨之疽”对于男子的磨难。在讲究“夫为妻纲”的古代社会，悍妒之妇的出现可谓是封建时代的一具怪胎。其产生，男女双方性格因素的差异不能排除，性心理学中的“虐恋”因素以及女子在重重礼教重压下的畸形抗争也是原因之一。大约成书于明末清初、也是书写“恶姻缘”的白话长篇小说《醒世姻缘传》，以因果宿命观念解释悍妇的产生原因，而《聊斋志异》中《江城》一篇阐述悍妒妇之成因，也如此诠释，于是有不少学者认为《醒世姻缘传》亦为蒲氏之作。作者“西周生”究竟为谁，这里不作辨析，但可认定悍妇在古代社会绝非个别现象。淄川的王鹿瞻为蒲松龄的早期友人，曾同为郢中社中人，后因王鹿瞻惧内欺父而关系逐渐疏远。蒲松龄《与王鹿瞻》一函有云：“兄不能禁狮吼之逐翁，又不如孤犊之从母，以致云水茫茫，莫可问讯，此千人之所共指！而所遭不淑，同人犹或谅之；若闻亲讦，犹俟棋终，则至爱者不能为兄讳矣。”<sup>①</sup>如此致函，几同于绝交之书。这篇《马介甫》中杨万石之原型或许就是王鹿瞻，小说以“此事余不知其究竟，后数行，乃毕公权撰成之”（第1089页）为收束，大约不出共同“担责”的用心。毕公权，即毕世持（1649—1687），字公权，自幼文名甚著，又是乡试解元，并且早逝，其影响在当时当地超过乡村教师身份的蒲松龄，堪称是作者以之为“挡箭牌”的不二人选。李汉举《蒲松龄与王鹿瞻》一文（载《山东理工大学学报》2008年第24卷第3期），根据《王氏家传世系族谱》对有关王鹿瞻的家世行实考证翔实，可参考。另外，蒲松龄有一篇悼念亡妻的《述刘氏行实》的文章，其中描绘其妻刘氏与诸妯娌有云：“（妻）入门最温谨，朴讷寡言，不及诸宛若慧黠，亦不似他者与姑<sup>②</sup>谗谑也……嘤嘤者竟长舌无已时。”<sup>②</sup>看来《马介甫》的写作也有作者家庭的因素寓于其中。

蒲松龄善于借用或化用前人文献典籍中词语置于《聊斋》中，转益多师

① 路大荒整理：《蒲松龄集·聊斋文集》卷五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，第132页。

② 路大荒整理：《蒲松龄集·聊斋文集》卷八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，第250页。